

《親密書》詩人陳黎（ChatGPT 與 Claude 中譯）

Tea Benčić

陳黎（本名陳膺文，1954 年生於台灣東部小城花蓮）是一位甘苦參半追尋文化認同的詩人。他是台灣中文詩界最傑出的代表之一，曾獲許多台灣詩歌獎項，出版有七本詩集，並與妻子張芬齡一起將許多世界詩人作品譯成中文（包括普拉絲、拉金、希尼、聶魯達、帕斯、辛波絲卡、米赫歷奇、沙克絲）。張芬齡是陳黎詩作最佳英譯者之一，也是陳黎詩歌的（個人的、親密的、主觀的）批評者以及 1997 年出版的英譯陳黎詩選《親密書》（*Intimate Letters*）序言的作者。

眼前這組克羅埃西亞語陳黎詩譯雖是所謂的「二手」翻譯，遠方那位陌生作者的詩篇卻顯得如此親近，立刻引起共鳴。這位詩人擁有將西方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詩意元素，溫柔地融入東方詩學與漢語語境特色中的微妙力量。然而，儘管陳黎對世界詩歌瞭解深刻，且在大學教授英語與現代詩，他最令人著迷的還是那種親密而直接的詩歌表達方式，就如同一封親密的書信一般。對陳黎而言，寫詩彷彿是一種與世界自然而然的交流，每一首詩都是他對周遭浩瀚世界的細膩、個人化觸碰。

對這位詩人來說，詩無處不在。詩從日常生活中湧現，也潛入傳統難以穿越的神秘的迷宮。在台灣東海岸的故鄉花蓮，詩人早已體驗到現實世界的不完美與混亂、人類的無力與局限，以及現代生活中那些粗俗且醜陋的「呼吸」碎片中所展現的不自然與不道德現象。寫作始於童年那單純而天真的情感表達，從對母親的愛到島嶼邊緣小城生活中層出不窮的苦楚。然而，他那帶有諷刺意味的現實主義寫作以及捕捉最微小卻又關鍵的現實描寫能力，逐漸轉變為浪漫象徵主義；對「違反自然」的城市生活的諷喻，則轉化為對時間、死亡與無常的深刻反思。陳黎在一步步變動的實驗中構築了一個幻覺與幻想的世界，尋找超越有限而脆弱現實之道，儘管他認為這個塵世依然是其詩歌的主要主題。

他詩句與詩歌結構的力量源自於一個精心構建的體系，一個當他在周遭狂亂無序的世界中找不到秩序時，能在內心中尋得的可靠秩序——他常稱這個世界為一座充滿戲劇性行動的劇院，而他的主題正是這座劇院：一個自我封閉的世界，一座世界監獄，每個人人生來即是囚禁在其中的囚犯，渴求解放。人們必須解脫自己，首先是從內心所懷的恐懼中解脫出來，甚至還有一條道路可以引導他們獲得存在和感官上的安全——那意外、乍現的想像秘徑，以逆反現代生活邏輯的方式顯形——以關心、體恤、溫柔對待沉陷於抑鬱、焦慮、挫敗的他人；這是最自然的關懷。人必須有自覺、良知（！）和記憶，但一如詩人所說：記憶就像「一條不怎麼難看的圍巾／冬天用過，夏天忘掉」。

在此處選譯的詩作中，我們遇到的第一首詩是〈相逢〉，這似乎是一個可視為陳黎詩學語義核心的詞素。他以詩與我們相遇，我們亦當以相遇回應——如此他必將超越泛泛之交，而成為一個密友。他敞露最親密的思維引領我們辨識文明與現代化洪流中的人

際異化：當親密淪為疏離，疏離卻披上「相對親近」的偽裝——不幸地，這正是當今人類普遍的困境。〈相逢〉一詩直指此境：詩中出現的十字路口猶如一片飢渴的、空心的、無力的屋瓦在低語——人們彼此相愛卻無法，或不知如何將那「相對親近」轉化為自然、真摯、誠實與可及之境，將殊途喜悅地連結為一條路。也許這就如同讓「眼淚和音樂」在同一個地方交會一樣困難。

現代人缺乏一些最自然的元素，如母乳、浮雲、蟲鳴、鳥叫。陳黎說，世界可以非常和平與安靜，因為花園裡沒有音樂。花園的象徵不斷穿梭於其詩中，最常見的是「永恆之夢的花園」。陳黎詩歌最引人注目的原創性在於他對音域、語調與音色的選擇。他意識到敏感與感性之間、詩歌語言與現實語言之間的矛盾，從中找到了一種「中間調」，奇妙地結合了藝術的「不可觸性」與現實的「可觸性」，他的基音是對是腳下土地的卑微關懷：歷史、文化、社會、人民。他沉迷於台灣經驗的反思，潛入島嶼深邃的、傳說的、隱秘的夢境，選擇了自由和正義受到不同聲音尊重和理解的此一普世價值。

如果海明威寫的是失落的一代，那麼陳黎吟詠的則是失落的文化，不只是台灣和中國的文化。世界各國文化的風暴雨暴，總將我們引向個人的生命體驗，因為每一種不完整、不完美、未完成的缺憾，都必須首先在自身內部修補、完善、求全。這就是陳黎所做的，他向我們展現他的「家庭之旅」，他令人震顫的家族記憶——以家族略史、剪影與素描等筆法，遊走於溫柔與怪誕、慧黠與悲愴、敏銳與憂鬱之間。

陳黎以波德萊爾式的方式帶領我們孤身穿越喧囂都市，卻永不停滯。在持續轉換的體系中，他以後現代主義手法觸及卡爾維諾式的「冬夜旅人」原型——再一次以「硬幣般忽然掉進一具巨大而混亂的公用電話機」來書寫旅者，試圖辨認自身的迴響、低語與聲音。在我們每日飲水的杯中，詩人看見了一條河流，河中流動著時間的陰影，生命或逝、或臨，如「滿山的茉莉／紛紛開落的花瓣」。聶魯達與羅爾卡的詩魂在一種安靜的迴聲中顯現，優雅撫觸愛與孤獨的永恆主題。

對陳黎來說，生命是一場自身具足的偉大魔術，我們都生活在永遠變化著的世界的奧秘中。沒有什麼是永恆的，事物也並非看起來那樣。因此，這位語言魔術師般的詩人，以咒語和魔法召喚永恆可能的感性碎片，其澄明的意象、熾烈的情感、細膩敏銳的語調，如音樂的殘響交錯折射。他深信音樂與哀愁相繫，而哀愁正是存在的一部分。我們越是感受音樂激起的純粹喜悅，哀愁的深度也就越清晰。這位詩人痴情於被遺忘的、人性的世界，這使他對生存的哀愁的理解變得益發深刻。

——克羅埃西亞文學雜誌《論壇》(Forum)，20007-9月號

* 蒂亞·本契奇 (Tea Benčić, 1956-2009)，克羅埃西亞詩人、散文家和文學理論家，也是克羅埃西亞當代詩歌領域的頂尖專家。

